

家庭，身边仍不乏采花者。

她是叶小青最要好的朋友，私下里叶小青叫她姐姐。这次的奇耻大辱，除了谭悦，她没有讲给别人听。

第二天早晨九点钟，闹铃按时响了，叶小青没有起床，一直睡到中午。说是睡，其实没有睡，她的胸口似有个东西顶着，令她透不过气来，不是失恋的惆怅，而是一口闷气咽不下，出不来，差点抓狂。正午时分，谭悦的造访搭救了她。

“姐姐，你可算来了。”叶小青拉着谭悦坐下，差点涌出泪来。

“这是怎么了，两只熊猫眼。”谭悦是个注重仪表的人。

“他怎么会这样对我，说出那么狠毒的话，我到死也想不明白。”叶小青第一次失去方向，像被别人狠狠踹了一脚，痛得钻心，却不知怎样还击。

“不就是一句话吗，不就是一个你不爱的男人吗，至于耿耿于怀吗？”谭悦一副不上心的样子。

“话不能这样说，他的那句话践踏了我的自尊，虽然我不爱他，但待他也不薄，他怎么可以这样以怨报德呢？”

“以怨报德？”谭悦态度严肃起来，“你是真不清楚，还是装糊涂，你那样对人家，人家结婚最后一个通知你也属正常。”

“我……我怎么对他了？”叶小青有些急了，不是装糊涂，而是她从没觉得自身有问题。

三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能说与邹刚这三年是最幸福的时光，但叶小青感觉很自在，需要他的时候，他及时赶到；不需要的时候，他做隐形人。半夜被噩梦吓醒，一通电话，邹刚迅速从五十公里外跑到她家，给她一个温暖的臂膀。不需要他的时候，邹刚提出住一晚，她都拒绝。爱情需要距离保鲜，这是叶小青的惯用台词。两人交往总是叶小青掌握主动，周六一起吃饭，周日陪她Shopping，周二女友聚会要他做司机。女友面前，叶小青简单地以小邹来交待他的身份，好像她跟他只是雇佣关系，为此邹刚生过几次闷气，但通过自我开解获得了平衡：自己是她的什么人，她清楚就好，何必说给外人听。生活上邹刚更像是她的保姆，为她洗衣做饭，为她捏肩捶腿，如果再加上床事，整个旧中国妇女的典型。做男人做到这样没骨气，真令人鄙视。大家都这么说，但邹刚不这么认为，他所理解的爱是尽一切可能对对方好，女人需要“被爱”，男人需要给予“爱”，况且叶小青不是所有时候都强权，有时她会很温柔，眼波流转，百媚千娇，任由他做一个征服者、统治者，一展男人的雄威。这才是叶小青的魅力所在，也就是靠这一闪光点，留住了邹刚三年。

“男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谭悦问。

叶小青不愿放过任何教育员工的机会，反转手腕，指了指腕上的 OMEGA，“两点了，还早？”说完，向台子下面瞄了瞄，轻声问，“今天有人送东西给我吗？”

小芬微笑着摇摇头，叶小青突然觉得小芬今天的笑难看极了，忿忿地走开了。几个美容师正聚在一起聊天，有说有笑，好不自在。她踏进去的刹那，听到俞曼说了句：“那么糗啊！”然后笑得前仰后合，一副不笑掉几颗牙齿不罢休的架势。叶小青真想成全她，可是那笑声难听极了。有人注意到她，叫了声：“叶小姐！”笑声戛然而止，个个表情惊恐。

叶小青并不是苛刻的老板，她明白赚钱靠的是她们一双双灵巧的手，平日待她们温和，空闲时会大家一起聊天，请吃东西，有时也会互开玩笑，只要不影响生意，聊天、上网、听音乐，她都是允许的。今天这样的场景，之前也有过，但不至于见到她像见到鬼似的，除非……想到这，叶小青叫了声：“俞曼，你过来一下好吗？”

来到小单间，叶小青直截了当地问：“刚才你们聊什么那么开心？”

俞曼红着脸，二十出头的女孩还不擅于说谎：“没什么，随便聊聊。”

“随便聊聊，会笑得那么卖命？”

俞曼支吾起来，“嗯，那个……”

“好了。”叶小青抓住她的手臂，“我有个老朋友，过两天要过来开卡，让我介绍个好的美容师给她，我想推荐你。”说完，她盯住了俞曼的眼睛。

俞曼割过双眼皮的眼睛立刻放出光来，激动地问：“真的？谢谢叶小姐。”

“好了，说吧！”

绝对的等价交换，叶小青喜欢这样的游戏，并且乐此不疲。

“那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快说！”

“听小芬说，叶小姐跟邹刚分手了，好像闹得很不愉快……”俞曼越说头越低，声音也轻得像蚊子，但是叶小青还是感觉有个扩音机在耳边轰鸣着。

“还有呢？”

“还有，就是……好像叶小姐很狼狈。”她忽然提高音量，“叶小姐，其实我们是支持你的，刚刚我们是笑邹刚，他太不懂珍惜了。天涯何处无狗尾巴草，你可要振作啊！”

听到这样一番话，叶小青不知是哭还是笑，真想狠狠抽她一记耳刮子，但是失心疯的事做一次就够了，还要继续丢人吗？她压住火问：“这些是邹刚跟小芬说的？”

“是啊，好像是小芬打电话给他，问他最近怎么不来了，就听说了这些。”

“好，我知道了，你出去吧！”

今天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中午的一阵雨冲刷了多日的阴霾。走在阳光下，邹刚的脚步轻快而跳跃，刚刚与未婚妻约好一起去影楼取婚纱照，顺便商定一周后婚礼的流程。想到这儿，邹刚像一口气吃了三个馒头，踏实、满足。

手机振动，未婚妻发来短信催促。他笑笑，不由得加快脚步，刚刚跑起来，电话响了，他看也没看，就接听了：“我马上到了，别急嘛！”

“邹刚，你给我滚出来。”叶小青的声音传来。

“啪”的一声，手机掉到地上。这是三年来留下的后遗症，只要听到叶小青的怒吼，邹刚的手就要发抖，为此已摔坏了几部手机。

“邹刚，听到没有？敢做就要敢认，你给我滚出来。”地上的手机还在响，邹刚匆匆弯腰拾起，按了挂机键。

叶小青真是让他丢魂的女人。他没想过他们会闹到今天这种局面，不是有意伤害，只是想让她知道他真正放弃她的理由。毕竟他曾经那样地爱过她，可以接受她的懒惰、她的坏脾气、她的不婚主义，不能接受的是，她一直只把自己当作是附带保姆功能的床友。她从未爱过他，即使做爱的时候也不说爱，这令邹刚痛心不已，更何况起码的尊重。与之相比，未婚妻小丽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爱，令他感觉彼时人间炼狱，此时天上人间。虽然小丽没有叶小青那样标致，没有她出色的外交与赚钱能力，但是这个温柔贤惠平凡的女人让他感觉温暖，他愿意一辈子握紧她的手。

徘徊在邹刚家门外气急败坏的叶小青，还在不停地拨打他的手机。“您拨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叶小青被气得把电话摔到了地上。太过分了，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巨大的屈辱令她泪挂两腮，抽着鼻涕，不住地摇头问：“为什么，为什么？”她越发想不明白了。他先是通知她自己的婚讯，把她置于弃妇的位置，然后说出狠毒的话，害她当众失态，这些也就罢了，最后还要四处散布她的糗事，让一向风光的她被20岁的小女孩笑话，这口恶气她怎么咽得下？刚刚她去敲他的家门，开门的竟是一个年轻女人，难道是他的未婚妻？年轻女人还谎称不认识邹刚，既然都要结婚了，还怕承认吗？今天不把他揪出来好好出口气，我叶小青就算白活了。叶小青在心里这样盘算着。

擦干眼泪，叶小青再次走上楼，忿忿地想，硬闯也要闯进去，在他的家里大闹一番，反正不会有外人看到，誓死讨个说法。

这时她还不知道，其实邹刚早已在三个月前搬了家，现在住那里的人跟他完全没有关系，她也不知道，半小时后她的遭遇会比上一次还要惨烈。

“上周接的活儿，没办法啊，宝贝，你没事吧？”

“算了，没什么了，你忙，也没时间听我唠叨。”

“好，我争取明天赶回去啊！”

重色轻友，见色忘义，叶小青很不幸同时遇到了两个这样的人。

蹲在水池旁的她心灰意冷，好在有个陌生人陪在身边，并且递过来一条干净的手帕。她接过，抹去脸上的水，转头对男人说：“谢谢你帮我解了围。”

借手帕给她的男人，平生并没做过什么好事，除了上小学时扶过一个老太太过了马路，以及带一个流鼻血的低年级男生去了医务室，做好事再没跟他沾过边。这次他不自觉地帮了她，主动要求他姐姐不告她了，并给了巡防员两百块了事。这样叶小青才解了围，也就在这时，高雄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帮助她了。

“你是……”他拖着长音，嘴角一弯笑起来，“怎么又是你啊！”

“啊？”叶小青有些懵了。

“是我，昨天被你鞋子袭击的人。”说着，他低下头，指着自己的头顶，“看，现在还有个包呢。”

“啊！”叶小青失声，不知该高兴、恼火，还是郁闷？同一个男人见证了她两次出丑，着实让人窝心。

高雄却认为这是绝对的缘分。直觉告诉他，他会跟这个女人发生些什么。高雄不自觉地盯住她依然湿漉的上身，半弧型挺立的胸部，再多停留几秒，甚至看得见黄色BRA上的花纹。心跳似有片刻停止，他用力咽了咽口水。

女人这时递回手帕给他说：“谢谢你，我走了。”

走了两步，高雄叫住她：“喂，你这个样子怎么回去？”

叶小青回头，脸上写满无奈。

“这样吧，我给你找个地方洗洗，换件干净衣服。”说完，又心虚地补充道，“怎么说也是我姐姐弄的，实在很抱歉。”

“不，错的是我，又在不相干的人面前发神经。”

“谁错都好，总不能让你这样回去吧。”说着，他走上前，拉起叶小青的胳膊，“跟我走。”

走出小区，门口有间连锁酒店，两人走进，开了间大房。高雄对叶小青说：“你先上去，我去帮你买件衣服，很快回来。”接过房卡，叶小青点点头，这还是她第一次听男人的话，也是第一次莫名其妙地跟男人开房。怎样都好，尽快洗个热水澡是她现在最想做的事。

热水打在身上，叶小青身心俱疲。邹刚，她是不是上辈子欠了他的，这辈子来讨债的？叶小青从不迷信，但目前只有这样的说法才能使她安慰。

不知冲了多久，直到她手指上的皮肤有些皱皱，整个洗手间热气腾腾，才隐约听到门铃声。叶小青扯了条毛巾，匆匆擦了下，围在胸前去开门。

门外站着的男人有些眼熟，中等身材，白衬衫配着条纹领带，鼻梁上架副黑框眼镜，手上提着塑料袋。叶小青观察男人的同时，男人也在观察她。眼前的女人，165左右的身高，身材匀称，皮肤白皙，裹着浴巾的胸部依稀看到三分之一乳沟，75C应该不会错。湿漉的头发贴住脸颊，弯弯曲曲顺着脖颈滑到胸际，水珠滴落，直直地掉进毛巾与胸部的缝隙——那令人耳垂发热的乳沟里。他摇摇头，不敢再看下去。

“噢，是你呀！”叶小青终于想起来了，“不好意思，不知道你长这个样子。”这并不夸张，这是叶小青第一次正眼瞧他。

“呵呵，没关系。”随即，高雄跟在她身后进了门。

“随便买了件，你看能不能穿，不行我再去换。”说罢，高雄坐到单人沙发里。

“不急，先放着吧，一会儿再穿。”叶小青走进浴室，拿了条小毛巾，擦拭头发，边擦边走进来，掀起床上的被子就钻了进去。她垫高了枕头，找了个舒服的位置，坐定，这才眼一偏，望向男人问道：“哎，你叫什么？”

“高雄。”

“高雄？”叶小青笑起来。

“怎么了？”

“很男人的名字。”

“你呢，叫什么？”

“我还没问完你呢，你倒问起我来了。”她撇撇嘴，不知是撒娇还是赌气。

“好，你问你问。”

“多大了，做什么的？”

“30，做贸易。”

“30？”叶小青斜斜眼睛，跟自己同岁，“属马吧？”

“对啊！”

算命的说属马的是她的贵人。叶小青虽不信那些，但无形中还是给高雄加了分。

“喂，你有烟吗？”

高雄自裤袋里掏出一包芙蓉王，抽出一支，走过来递给她，帮她点上。随即很自然地落座到床上叶小青的身边。叶小青狠吸一口，伴着重重地喘息吐出来，再吸一口，烟雾吹到正向自己靠近的高雄的脸上。高雄似享受般半闭起眼睛吮吸着，同时，若有若无地继续向他的目标靠近。他暗自高兴，今天表现实在

出色，一步步将球传到对方的底线，现在只差大力的一脚，就能打进对方大门了。他的嘴巴如饥似渴地探到对方的脸上，以为她会热烈回应，谁知“啪”的一声，叶小青的右手在他的左脸颊上重重落下。

“别以为这样就能上我！”一字一顿，叶小青似个出色的后卫将传进来的底线球狠狠踢了出去。

依人美容 SPA 会馆创立于 2003 年，初始是个小门面，百来平方，一个门厅，三个双人间。从找店铺、装修、买设备、进产品到最后开张，都是叶小青一手操办的。没学历、没背景、没资金，这样的女子想做点什么并不容易，但是叶小青擅于计划。20 岁时做美容师的她就为自己做好了打算。女人要自强，男人靠不住，懵懂记事时，母亲灌输给她的理念。但是这不代表不可以把男人当作踏板，这个社会到处有交易，从吃穿住行最基本的交易到股票黄金，类似赌博高风险的交易，有肮脏的交易，也有你情我愿的交易。比如叶小青以一万元的价格交换的初夜，她没学过经济，但有经济头脑。她辞去了服务员的工作，用这一万块先报了三千块的美容培训班，学时八周，余下的钱支付房租和两个月的吃穿。学成后，她摇身变成了美容师，成为最后开美容院自己当老板的基石。这样看来，初夜用来交易，实在是明智之举。现在，她的美容院已发展成近千平米，上下两层，提供美容美体、水疗和专业 SPA 的中高级会所，身价更是与孑然一身来到这个城市时有着天壤之别。

距离新店铺进驻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叶小青已忙着找装饰公司来为她设计新店铺了。美容院里，她与设计师对坐着，向他描述自己喜欢的风格：“淡蓝色的墙壁，点缀贝壳、珍珠或者珊瑚，当然，顶饰也很重要，还有壁灯，关于这个，我还没有确切的想法，你有没有什么意见？”

设计师是个留了胡子的中年男人，一条斜系的浅黄格子领带搭配黑色印花衬衫，看起来很有艺术的味道。他用圆珠笔敲敲桌子，道：“这样吧，我回去做几套方案，选些适合夏威夷风格的吊顶及配饰，一两天后拿过来给您看看，如何？”

叶小青颌首：“好吧，希望你能给我带来惊喜。”

送走设计师，门口小芬叫住她说：“叶小姐，有人送花给你。”

听到这个，叶小青眼睛一亮，忙转身，看到小芬正搬出来一大束橙色郁金香。小青一愣神，暗想，怎么是他？

是久未联系的政荣，不出意外，鲜花里一定有张卡片，上面写着某酒店的房号。她接过花，果不其然，里面有张卡片。这一次卡片里写的是：“福喜，1029。”别人不明白，叶小青知道那是福田喜来登 1029 号房的意思。如果没有

谭悦掩面轻笑：“没什么呀，你对别人坦诚，别人便对你坦诚。你对别人上心，别人便对你上心。任何事都是相互的。”

叶小青若有所思，谭悦这时才注意她的不对劲，抓过她的手臂问：“你这是怎么了？”

她抽出手来，捋了捋长发，掩饰地说：“没什么，不小心磕到了。”

谭悦不说话，只是盯着她。终于，叶小青扛不住了，眼眶红了，几行泪涌下，抽泣着道：“我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我好孤单，好无助。”她接过谭悦递过来的纸巾继续说，“姐姐，你告诉我，难道真的不会有人爱我，不会有人愿意娶我吗？”

谭悦踌躇，不知如何回答。

2008年8月16日，周六，天晴。黄历上写着：宜出行，宜破土，宜嫁娶。今天是个好日子。

正午时分，新大星酒楼人声鼎沸，张灯结彩。酒楼门口摆着“邹李联婚，席设二楼”的告示牌。众宾客早早赶到，与新人合影，送上贺礼，接着拉张椅子坐定，插科打诨。新人邹刚身着黑色礼服，与着粉红色婚纱的新娘子立在门口，笑容肆意。来宾除了亲戚，大都是公司的同事，基本上眼熟，这边是新娘财务部的，那边是新郎业务部的，互相寒暄，偶有不认识的，便是曾经的校友。然而，正款款走来，笑面如靛的这位令新郎有些傻眼，不知如何介绍了。

早晨，叶小青起了个大早，开始忙活着刷牙洗脸，描眉画眼，翻箱倒柜地翻衣服。红色小礼服不成，黑色吊带裙不成，白色蓬蓬裙也不成，满地的衣服没一件她心仪的。她拿起手机，打电话约人。

“喂，胡老板！”

“小青啊，早！”

“不好意思这么早打给你，我想问你今天有没有空，陪我去走个场怎么样？”

“走场？走什么场？”

“婚礼啦！”

“啊，恐怕不行，我现在还没起床呢，下午还要去清水河签个合同。”

“什么，那好吧。”

胡老板是叶小青的供货商，外形不错，已娶妻生子。昨天打了一下午的电话，实在拉不到人，便连这样犄角旮旯的人也想起来了，不过是为临时充个场，没想到他也来不了。突然，叶小青想起另外一个人，那个曾对她企图不轨的高雄。

谁知电话打通，事情还没说出口，对方说他人上海。

还要去吗？叶小青想到放弃，她不明白自己到底在折腾什么。有个家伙说：

邹刚这才恢复正常，小声跟新娘子说：“小刘的好朋友，我去招呼一下，去去就来。”

三个人来到大厅的一隅。刘陆想回避，让他们好好谈谈，又怕被小丽看到心生疑惑，便退后两步，站到身后的垃圾筒旁抽起烟来，他想，这样既不影响他们谈话，又制造了三人在场的假象，兄弟该做的可都做了，下面就要看你自己的了。

“干吗回避我？”叶小青先发问。

“我，没有。”

“没有？搬家不告诉我，电话又不接，不是回避是什么？”

“搬家我曾经跟你说过，你不记得了？”

“是吗，什么时候？”

“在你家里，你做美容的时候。你只是‘嗯’了声。”

“那是你没说清楚。”

“算了，小青，现在说这些有意思吗，你根本没把我的事情放在心上。”

“好，以前的事都算了，不提了。那天的事呢，你怎么解释，难道你不应该给我个交待吗？”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对那句话的反应那么大，如果伤害到你，我向你道歉。其实，我不想搞成这样。我想你也不希望。”

“邹刚，我问你，在你眼里，我就那么不堪吗？那为什么还要跟我一起那么久？”

“小青，我必须说我曾经爱过你，很爱很爱，努力无视你的所有缺点，以为我会改变你，哪怕一点点呢，可是，你像暖不了的石头，让我心寒。”

“所以，你放弃了，你认为我无可救药了，永远不会爱别人，也不会被人爱？”说这话时，叶小青眼里噙满泪水，她怕听到肯定的回答，希望他说不是那样的，说她其实是个可爱的女人，只是缘分尽了。

可是，邹刚却肯定地说：“对，我是这样认为的，就那样说了，请原谅我的直率。”

如若是平时，叶小青会一个耳光抽上去，打他个眼冒金星，满地找牙。但是，现在她知道那样做无济于事，就算打他一百个耳光，也不会缓解深深被他刺痛的心。

她只能说，“邹刚，我会用行动证明你错了。我会恋爱，会结婚，会幸福。”

“好，我也这么希望，祝福你。不好意思，我失陪了。”

说完，他叫一旁的刘陆，说：“小刘，你陪陪她。”

会场播放着甜蜜情歌，《今天你要嫁给我》：

开了间大房，叶小青扶他上去。进电梯的一刻，她有些动摇了。自己这是在干什么，诱奸小男生？还好，他满20岁了。但是，自己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呢？生理上的，心理上的？或是两者合二为一的一种宣泄？她偏过头瞄他一眼，不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

今晚的郑楚醉得一塌糊涂，自几年前失恋，这样醉还是头一次。醉是醉了，身体不受控制，头脑却是清醒的。他清楚地知道现在陪伴在他身边的女人是谁，怎样认识的，交流过什么，以及现在要去哪里。他嗅到女人的体香，感受到她眼神的柔媚，体会着手臂与手臂碰触间带来的温暖及条件反射的热浪。这样一想，郑楚不自觉地耳根发热，下身也是胀胀的。

进了门，他赶快坐到沙发上，算是遮挡。叶小青为他泡了茶，跟着坐到另一侧问：“怎么样，好点了吗？”

“嗯。”郑楚头靠着沙发，半闭着眼睛。

“喝点茶吧，解酒的。”叶小青把茶杯递过去，郑楚伸手过来，谁知还没拿稳，叶小青就松了手。杯子掉到茶几上，水花溅了出来。

叶小青“哎呀”一声。

郑楚忙起身问：“没事吧？”

他看到她的牛仔裤湿了一片，想帮忙却无从下手。

“没事没事！”她站起身，抽了几张纸巾擦拭着。郑楚呆呆地望着她，好像忽然想起什么，说：“啊，原来你是……”

叶小青还在擦身上的水，埋头问：“什么？”

几周前的一幕跳回到他眼前，那个举止异常的女人，哈哈，原来是她，怪不得感觉在哪儿见过。他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叶小青问：“怎么了，笑什么？”

郑楚笑而不答，世界真是奇妙，曾经让他印象深刻的女人，想不到会再次相遇。普通的说法，这叫缘分，哲学的角度说，只有一次的相遇等于没有，因为毫无意义，但是两次或者以上的相遇，就意义重大了。郑楚甚至想，与她相遇是谁的安排呢？为什么要如此安排呢？为什么偏偏是她而不是别人？为什么是在今天，而不是昨天或者后天？一连串哲学的傻问题附身，郑楚也差不多清醒了。

纸巾擦过的牛仔裤有些毛毛糙糙，上面还沾有些许白色碎纸。叶小青皱着眉，若是平时她也许不会在意，但是之前的两次遭遇让她痛恨此类突发事件。她用力擦，却总是擦不净，心里越发烦躁起来，对郑楚说：“我去洗手间洗洗。”

洗手间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用玻璃围起的圆弧型的结构，外面可以看个透彻，除非把那条白色浴帘拉起。但是心烦气躁的叶小青哪里顾得上这些，进了洗手间，直接脱下牛仔裤，拿到水龙头下就洗，很是专注。

“好啊，我停好车。”

名典咖啡厅里，两人对座着。紫色纱帘，桃红色沙发，橘黄的灯光，这样的氛围衬托得人分外高雅。叶小青仔细端详起高雄，不算高的鼻梁，圆圆的眼睛，厚实有型的嘴唇，不知是否是灯光的原因，这张脸有些让人想亲近。

高雄也打量着叶小青。泛光的眼眸，小而挺的鼻，柳叶弯眉，红且嫩的唇。灯光打在她的肩头上，他透过黑框眼镜隐约看到她雪纺碎花薄衫下浅蓝色的BRA及胸口的痣，高雄从未给自己定义为好色之徒，但不知为何在这个女人面前，总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她的胸部。

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聊天气，聊旅游，聊经济，都是人人共享的话题，好像谁也没有兴趣打探对方的隐私。

“你喜欢泡温泉？”高雄问。

“对啊，朋友说我是温泉狂人，只要提到温泉，眼睛就放光。”叶小青据实回答。

“是吗，那下次我们一起去。”他喝了口咖啡，又问，“哪里的好？”

叶小青心里嘀咕，你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随口道，“很多啊，比如惠州、清远的。”

高雄突然坏坏地笑了。

“你笑什么？”

“没什么，只是在想你穿泳衣的样子会不会令男人流鼻血。”

“你们男人脑子里就只会想这些吗？”叶小青轻哼一声，不知是高兴还是生气。

“简单的幸福！”

叶小青回味着高雄的这句话，回想起几日前跟郑楚的那一晚，不也是简单的幸福吗？这样一想，她的架子放了下来，脸上的笑更加妩媚。

其实，女人如果想法简单了，比男人更容易获得幸福。

从咖啡厅走出来，两人并排坐到高雄的二手桑塔纳里。

“去哪儿？”叶小青问。

“能不能坐一会儿，我头晕，好像是醉咖啡。”

叶小青半信半疑地看过去，问道：“真的假的？”

“真的。”高雄点着头，很诚恳的样子。天知道，他每天喝上五六杯的浓咖啡也不会醉的。

“我看看。”说着，叶小青的胳膊伸过去，捏起高雄的下巴，另一只手伸出两个手指来，在他眼前晃动着问：“这是几？”

高雄摇摇头，片刻说：“三？”

十分钟后，打扮摩登的她走出来。来到车前，大周几乎认不出了。眼前的美人儿，一件向日葵外穿BRA，鲜艳的橙黄好似太阳的光芒，外露的细腰配着闪亮的珠链，下身一条白色风俗长裙，头顶宽沿咖啡色草帽，瓜子脸上配着一副黑色墨镜。别说大周，这身打扮就算谭悦的老公怕是也认不出，这便是她如此打扮的目的了。她想，这样的装扮便于掩饰，万一遇上熟人也不怕。当然，另一个目的是为大周。他曾说少年时对夏威夷风情女郎很狂热，她希望借助这样的打扮让他释放。两人前几次的偷欢，她感觉他不是很尽兴，希望这一次能够成就两人一生的回忆。

有人在创造历史，有人却在整理历史。

诊所里的叶小青酒醒了，依旧头晕脑胀，还好脚上的痛让她慢慢清醒。护士在为她清洗伤口，花瓶的碎片扎得够深，消毒药水倒下去冒起密密层层的气泡，疼得钻心。叶小青咬紧牙，怒视着对面的男人。

“叶小姐，真是对不起，让你受了伤……”看她疼得龇牙咧嘴，苏正光比她还难受。他见不得女人受伤，站在那里手足无措，脸上慢慢淌下汗来。

包扎完毕，叶小青脑子里的历史也整理清楚了。这个男人确实是她请来的，突发的急事令她忘了他的存在，晚上又是酒醉回家，才有了这般遭遇。想到这，叶小青又气又恨，心说，什么赚大了，分明是亏大了。还好，苏正光态度诚恳，一个劲儿地赔不是，并说要负责到底。

叶小青忍不住问：“你拿什么负责？”

苏正光憨憨地笑了，说：“除了赔钱我什么都能做。”

“那就先从背我开始吧。”叶小青这样吩咐着。

对张美薇来说，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睡到中午起床，光着脚丫蓬头垢面的她，从冰箱里拿出个日式拉面，放到锅里煮了。煮好，她正想吃，看到了桌上马涛的留言：“宝贝，看你睡着，没叫醒你，我去打球了，下午回，有事联系我。”张美薇笑笑，年轻的小伙子就是听话。可是不算年轻的成熟女人就不见得听话了。今天，她约了设计师孔辉下午两点在红盾影院见面。这是她昨晚一个小时眉来眼去，不惜扯谎，不惜编造自己显赫身世努力而来的成果。她打算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将对方收为裙下之臣。

近半年张美薇跟小男生混在一起，除了活力，什么也没有留下。她开始厌倦了，或许，不能说是厌倦。她其实还是喜欢马涛的，只是偶尔遇到的这个光芒万丈的成熟男人蒙蔽了她的眼，让她有些神魂颠倒，难以把持。

谭悦努努嘴,突然掉转过来,屁股贴着桌子,晃动着白花花的大腿,继续柔声道:“讨厌,你现在上什么网啊。”

跟着,一个超高伏的媚眼抛过去,大周感觉心脏炸了。

看过电影,吃过晚饭,张美薇牵着设计师的手在街上溜达。街上依旧灯火通明,行人如织,夜色下的华强北永远如此热闹。望着人流,张美薇想下一步该做什么,泡吧?惹火音乐,借酒装疯,最直接最快捷的途径,成功率也颇高,但是没什么新意;去公园?浓情蜜语,畅谈自己对爱情的忠贞与向往。天,杀了我吧,这样的谎话迟早会漏;去我家?不行,马涛说不定会回来,没必要制造流血冲突;去他家?比较可行,但是他会不会认为我太过轻佻……思绪还在飞,设计师突然问:“我们去哪儿?”

张美薇被问住了,干脆装天真地说:“我也不知道,你说呢?”她手上握得更紧,身子跟着贴了过去。

设计师笑笑说:“我有个主意,不知你愿不愿意?”

“好啊,说说看。”

男人抬高握着她的手,有些兴奋地说:“去我家,我有东西给你看。”

张美薇望着他,嘴巴张成大大的O型,差点一口气没上来。她心里狂喜,但表面上还是要装矜持,甩甩手道:“讨厌,你也太直接了。”

设计师忙紧张地解释道:“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是真有东西给你看,完全没有坏主意啊。”说完,一只手举起,像要发誓的样子。

张美薇不免偷笑,心说,发什么誓嘛,人家还怕你没坏主意呢。她抬头望着他那自嘴角蔓延至下巴的胡子,根根挺立着似充涨着他的精气,蓄势待发。张美薇迫不及待了。

第五章

叶小青刚刚还在琢磨那个叫高雄的男人，高雄就发来了短信：“在忙什么，不是失踪了吧，怎么没消息呢？”

她回道：“是你没消息了，我好着呢。”

高雄：“呵呵，突然很想你，能见面吗？”

叶小青：“不行，我脚受伤了，行动不方便。”

高雄：“噢，那好好休息吧。”

最后这条信息传过来后等了很久，再没了下文。叶小青盯着手机有些失落，但也只是十几秒钟。叶小青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不过是两具肉体的交往，合则来，不合则不来，实在不需要纠缠及过多的铺垫。也是这一刻，她终于体会到了邹刚当初的感受。

“咚咚”的两声敲门声之后，传来了苏正光的声音：“叶小姐，午饭做好了，出来吃吧。”

叶小青关上电脑，一瘸一拐地走出去。苏正光拉开椅子，笑容满面地问：“要不要先喝汤？”叶小青点头，他便去厨房盛汤了。

叶小青望着桌上红红绿绿很是丰盛的午饭。桌上摆着番茄炒蛋、土豆炖牛肉、青炒小白菜几样菜，随即苏正光端上来阿胶乌鸡汤。

“哇，很好喝的样子啊！”捧着汤碗，叶小青用力吸了吸鼻子。

“那就好，多吃点，那个汤很补的。”苏正光也坐了下来。

叶小青喝了两口，竖起拇指夸赞道：“嗯，真棒，比王妈做的还好喝。”

“呵呵，是吗，你喜欢就好。”苏正光望着她傻笑。

“哎，你也吃啊。”说着，叶小青夹起一块牛肉放到嘴里，嚼上两口，很陶醉的样子，“你怎么这么会做菜呀，平时经常做吗？”

“没有，之前住的宿舍不让做饭，基本上都在食堂吃，这些手艺是以前在一个老乡开的饭店里当厨师时练出来的。”

“噢，你还做过厨师，真是全能啊！”叶小青称赞着。

“没有，没有，都是略懂皮毛，混口饭吃。”说完，他又是满面的笑。

叶小青点头，不自觉地盯着他看。长长睫毛，麦穗似的浓眉，不高不塌的鼻子，薄嘴唇，尖下巴，凑在一起，说不上好看还是不好看，像一潭湖水，没有让人心动的浪花，也没有恶臭骇波，有的只是宁静，让人可以忽略他存在的宁静。

看叶小青愣神，苏正光问：“怎么了？”

“啊！”叶小青这才回过神来，笑笑，“没什么，我在想，有你帮我真是太好了。对了，你说你老家还有什么人？”

“有父母，一个奶奶和两个弟弟，一个弟弟还在读书。”

“是吗，那条件挺艰苦的。”

“是，父母年纪大了，体弱多病，地里的活儿干不了，现在基本上是大弟弟和他媳妇在做，奶奶身体也不好，还有糖尿病，小弟弟明年考大学，如果能考上，我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他读下来。呵呵，农家孩子考上大学是最光荣的事。”

“嗯，是啊。你好好干，干得好，到时候我供你弟弟读大学。”

叶小青是随口一说，主要目的是想激励他好好给自己打工。没想到苏正光却认真起来，放下饭碗，眉头紧锁着说：“使不得，使不得，上大学要好几万块呢，怎么能受你这么大的恩德呢？”那副紧张劲，好像已经有几万块摆在了他的面前非让他收下不可似的。

叶小青在心里说了句：傻帽！

吃过午饭，张美薇造访。

听到门铃声，叶小青吩咐苏正光去开门。见到开门的陌生人，张美薇吓了一跳，以为走错门了，向里面张望着。男人好像看出了她的疑惑，开口问：“你找叶小姐吧？”张美薇皱着眉退后一步，细瞧眼前人，一副软骨头相，身上还系着围裙，心说，不会是新请的保姆吧？她挺胸进门，把手上的包交给他，吩咐道：“帮我挂好！”

她走进卧室，看到半躺在床上的叶小青，脸上立马现出忧伤状，惊讶道：“哎呀，亲爱的，怎么搞的呀？”

“别提了，意外！”叶小青不愿再提自己的愚蠢，尤其在一向恃才傲物的张美薇面前。

张美薇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坏坏地笑着说：“不会是跟谁玩的过火乐极生悲了吧？”

“去，你才是呢。”

“哎，说正经的，外面的男人是谁呀，顶王妈的？”

“不是，王妈这几天回老家过不来，我又受伤了，需要人照顾。”

“啊，家政公司还有男保姆吗？”

“不是了，说来话长，是前几天街上认识的，过几天想让他去店里帮忙。”

“不是吧，街上认识的男人都敢把他带回家？”张美薇一副惊讶状。天知道，她带了多少在街上认识的男回家。

“不是你想的那样，有时间跟你慢慢说。对了，你今天怎么过来了，有事吗？”叶小青清楚张美薇的习性，没事她是不会来的，除非热恋了或者失恋了，反正总跟男人有关。

“没什么，上次你店被封的事儿我挺挂心的，想问问你解决的怎么样了，用不用我帮你走走关系？”

“哎哟，难得薇薇也知道关心人了。”

“那当然，别把我说的像没心没肺似的。”

“有心了，没事，我已经搞定了，明天就能开门。”

“是吗，那就好”说完，张美薇眉开眼笑起来。

叶小青怀疑，便问：“怎么了，这么高兴？”

“哎，跟你说件事。”终于提到了正题，张美薇拨弄了一下头发，“我跟你的设计师好上了。”

“设计师，什么设计师？”叶小青一时没反应过来，

“哎，那个粉蓝设计的。”

“孔辉？”

张美薇含蓄地点点头，接着不打自招，交待起她的“犯罪”过程。

粉蓝设计，坐在办公桌前的孔辉一下午觉着耳根发热，火辣辣的像烧红的木炭。听说，有人念叨便会如此。孔辉不信那些，自己如此刻板怎么会有女人念叨，更别说为他发狂了？

他是个慢热的人，思想传统，固执守旧，虽然表面看得打扮，极有品味，实际上他推崇崇高的道德观。他认为现今社会不该有婚前性行为，一夜情、出轨等更是令人发指。他也许是先天性冷淡，对女人很少冲动，即便看了A片也不会想自我释放的那种。他骨子里认为控制性欲是人类作为高级动物最起码应该具备的能力，如果这小小的冲动都控制不了，那和禽兽有什么分别？谈到伴侣，孔辉想找一个跟自己思想一致的人，认定了对方，便是唯一，若是背叛，就要游街、浸猪笼、千刀万剐。每每遇到一个合适的对象，情到浓时，别人都是身体的交合，孔辉却要思想上交合，把他的这一套说出来，尽管女人都希望男人忠于自己，但是听到孔辉这般极端的言词及肃穆的表情，不免有些不寒而栗，这便是他直到39岁依然单身的原因。

说起新近认识的女人，孔辉对她是刮目相看的。对人热情，身世显赫（张美

光两人很是忙碌。随着美容师陆陆续续到来，准备工作完成差不多了。

外人看来，不过是揭掉两张纸重新开门做生意而已，用得着如此紧张吗？叶小青却不这么想，她担心这次的关门会丢掉客源。虽然美容院之前对外张贴了告示说是内部整顿，暂停营业，还给所有的会员发了信息，可有些熟客还是打电话来发牢骚。她只得进一步解释，但是美容院的信誉被打折了折扣，那些挑剔的太太们说不定会因此转去其他家做，并且到处宣扬，这样岂止是丢了几个客源，简直是丢了一大片森林。

叶小青不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要把损失降到最低。今天她的计划是：第一，好好装扮门面。整个玻璃门挂上彩球，四周摆上花篮，取个噱头‘依人感恩，会员答谢日’，贴上印好的红色告示：今日光临本店的会员，可享受免费脸部基础护理，加38元体验浪漫熏衣草SPA，额外还有小礼物赠送……；第二，派人去周边小区发传单，对新开卡会员及老会员都有额外的优惠；第三，对于美容院的顶级会员及三年以上的老顾客，叶小青亲自联系，说明这次突然关门的原因，诚挚道歉，并承诺下次光临会送上新到货的美体精油。

这是叶小青今天的三大计划，她的想法是，不管这次有没有给客户造成困扰（当然，也许有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姿态很重要，做生意不是单单想办法拿到客户口袋里的钱，更重要的是交心，先让客户承认你的人，继而承认你的服务，这样才可能成为你永远的客户。叶小青没学过企业管理或是心理学，但她的生意经经得起推敲。

忙碌了一个上午，中午叶小青请大家吃饭。为节省时间，她叫苏正光去隔壁麦当劳买来薯条、汉堡等，花花绿绿的摆了一桌子。大家围过来边聊天边吃起来。

二十来岁的女孩好像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什么放假去哪里玩了，什么与男朋友吵架了，什么隔壁花园的大叔很恶心等等，林林总总，唧唧喳喳的像一群鸟叫。叶小青皱着眉，不理解她们怎么会这样，自己二十出头时整天想的是如何把事业做大，如何变得富有，再看看她们，唉……不过，反过来想，正是因为大多数人不成气，自己才少了竞争对手。她忽然听到有人说：“叶小姐，他是谁呀，怎么称呼？”

叶小青望过去，看到俞曼的手指向蹲在一旁的苏正光，这才想起来忘了向大家介绍他了。

“哎哟，看我，忘了介绍了。”说着，她站起来，“他叫苏正光，从今天起在这里工作，来，我们热烈欢迎他的加入！”说完，大家齐齐鼓掌，显得有些夸张。

苏正光腼腆地笑了，起身，手搓着衣角有些紧张地说：“叫我小苏吧，或者老苏也行，第一次跟这么多女孩子一起工作，以后有啥做的不对的地方或者不

来到华强北的毛家饭店，叶小青拖着伤脚下了车。小芬跟在身后，就快到门口时，突然拽了拽叶小青说：“小青姐，我不上去了，在外面等你。”

“什么？”叶小青回头怒视她，很是恼火，“什么意思，你说请我吃饭，现在又不进去，耍一个伤员好玩吗？”

“不是，小青姐，你听我说。”小芬把她拉到一边，“是这样的……”

小芬一五一十地把她与尖刀的相识到火热再到后来的热情相约都跟叶小青做了交待，并毫不夸张地描述了她对他的感情：“这是我第一次恋爱，他是我生命中的绿洲，黑夜里的明灯，雪地里的火炉，失去他我将一蹶不振，再也不会去爱了。”

叶小青不免暗笑，真像在表演话剧。小芬却极其认真，再三强调不是有意说谎，发了她的照片给尖刀是因为她实在比自己漂亮太多。听到这，叶小青不免有些飘飘的，心说，还算有自知之明，表情也缓和下来。于是，小芬又说：“求求你，小青姐，去帮我见见他，就只吃个饭，让他相信你是我就行了，以后我们在网上聊，再不麻烦你。”

“可是你们聊过什么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呀，万一露馅了呢？”叶小青的担心很实际。

“不怕的，我一直都说自己是美容院的老板，经历什么的也跟你的实际情况差不多，不过我说自己是26岁，记住啊。”

“什么，你还真行啊，为什么泄露我的隐私？”

“没有啊，只是说了个大概，都是我瞎编的。”

叶小青想了想，也是，一个小丫头能知道什么，怎么可能了解自己走到今天的艰辛。她忽然起了玩心，加之听到小芬说对方是作家后，叶小青决定帮她这个忙。

跟小芬交换了电话，叶小青走进餐馆，按她描述的特征，四下望着，手上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尖刀。

她按了接听键：“喂，我到了，你在哪里呀？”

“我在靠窗的位置，你向这边走，我可以看到你。”一个颇具磁性的男音。

叶小青缓步向前走，不一会儿看到一个男人向她招手。

“你好！”男人起身，帮她拉开椅子，看到她缠着纱布的脚问，“怎么受伤了？”

“是啊，被花瓶的碎片扎到了。”叶小青坐了下来。

“啊，怎么没听你提起？”

“噢。”叶小青这才意识到自己大意了，忙说，“是忘了跟你说，昨晚扎的。”算是不错的开场白，两人正式面对面坐着，互相观察，想着各自的心事。